

凌叔華◎著

叔華夫人安靜地、輕輕地把我們引進一個在古老文明背後隱蔽的院落。這個文明已經被掃得蕩然無存，但是那些愛羨

古

。情尋從然人它的  
她趣得中能仍的

韻

給英文的讀者介紹了一個中國意境的新鮮世界。當那些高昂的調子變得消沈了以後，《古韻》仍然會逗留著，發出愉悅的聲音。

傅光明◎譯

(倫敦《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書評)





ANCIENT MELODIES

# 古韻

【文學風情】

凌叔華◎著

傅光明◎譯

◎本書根據 The Hogarth Press, London,  
1969年版譯出

# 古韻

●譯者

傅光明

●出版者

業強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2段163巷6號2樓

電話：(02)3043152

傳真：(02)3043153

郵撥：074381—九業強出版社

●發行人

陳春雄

●責任編輯

鄭閒·張碧珠·林葦·蕭文璋

●美術設計

不倒翁工作室

●發行

聯合發行中心

地址：台北市溫州街70號地下室

電話：(02)3627550

傳真：(02)3622281

台中分公司

地址：台中市大連北街115號

電話：(04)2955787

傳真：(04)2932499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局版台業字第三二〇號

新台幣一四〇元整

一九九一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更換

●排版

●出版登記

●定價



凌叔華的父親凌福彭先生與生母李若蘭女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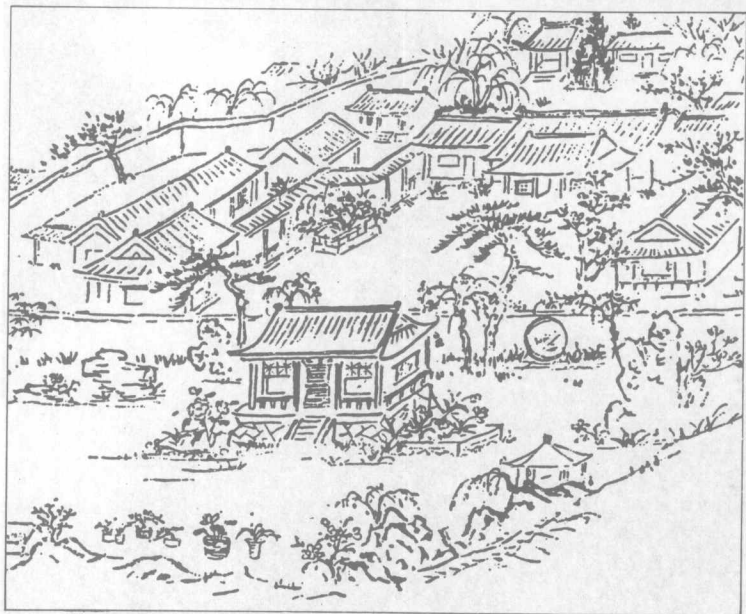


凌福彭先生攝於民國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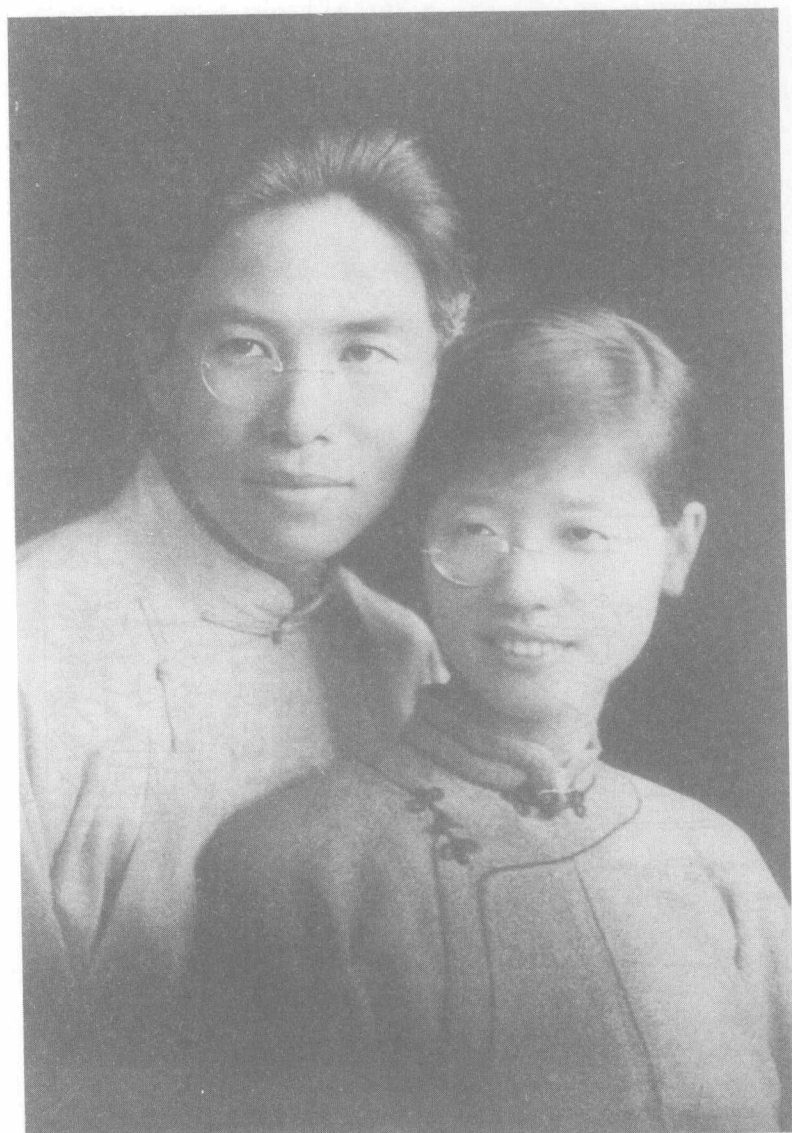
古韻



攝於保定府凌福彭官邸，右一為凌叔華，右二為凌叔浩



凌叔華 1952 年畫作：北京的家（《古韻》插圖）



陳西澐與凌叔華攝於新婚後



此照附在1935年10月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小哥兒倆》的書前



1968年陳西澧與凌叔華攝於英國一動物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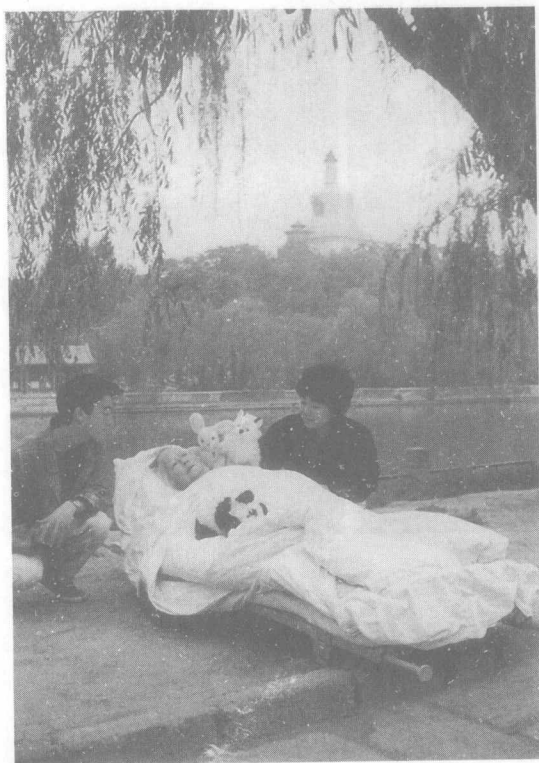


凌叔華攝於新加坡(1960年2月)

古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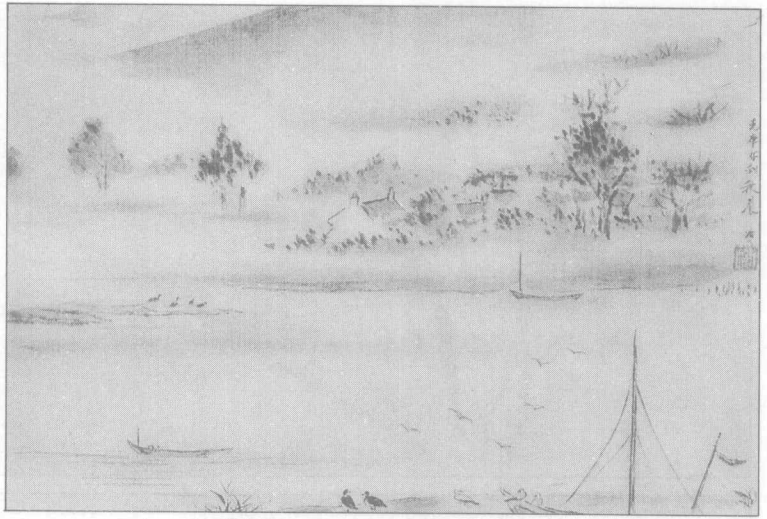


凌叔華九十誕辰，1990年4月24日攝於北京石景山醫院，旁為其女兒陳小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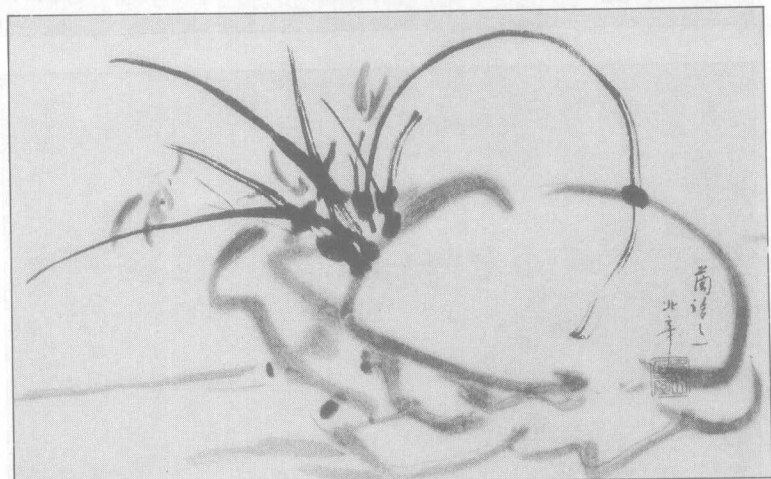
1990年5月16日，凌叔華於病中遊北海，旁為女兒及外孫





凌叔華繪畫作品

古韻



凌叔華繪畫作品

古韻



凌叔華繪畫作品

## 《古韻》中譯本序

◎ 陳小溈

一九九〇年冬天，中國現代文學館傅光明先生從北京寫信到英國蘇格蘭愛丁堡給我。他在信中很客氣地作了自我介紹，同時也附了一份他給蕭乾伯伯的信，表示想翻譯我母親用英文所寫的 Ancient Melodies（譯成中文就是「古韻」）。傅先生曾寫過蕭乾伯伯的評傳，蕭伯伯對他也很賞識，所以特在信中加了句話：翻譯《古韻》成中文本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我是今年五月才和傅先生在北京第一次見面，我很驚訝地發現他是一個很年輕的學者，風度翩翩。他還帶來了已譯成中文的《古韻》，並很客氣地要我替這本書寫個序文。

我雖然是兩位知名作家——陳西溈和凌叔華——的獨女，但我卻沒有遺傳上他們文學方面的基因。我欣賞文學、藝術、音樂，但是不能用文字表達我的心情和感受，

何況我又是從小就遠渡到英國，對我來說，用中文表達是更困難的事了。同時，我想大概許多有名文學家的子女都多多少少有些自卑感吧，所以我說，請蕭乾伯伯和舒乙先生代寫序文，但傅先生還是懇望我能寫幾個字。蕭伯伯曾在電話裡跟我說，你替你媽媽、爸爸在無錫築了一座有形（visible）的墓園，你看傅光明先生還替你媽媽築了一座無形（invisible）的墓園呢。舒乙先生在我母親病逝北京前後幫了許許多多的忙。他在母親遺體告別紀念會場，還讓我展出中國現代文學館所收集的凌叔華小說多本，而且還替我參謀，在陵園墓碑上刻出我父母親生前所作的辭句。另外，文學館還準備了一個房間，作為凌叔華文庫。這一切都使我感到非常溫暖，我很感激。我母親僑居海外數十年，最終是從外國回家了，海外遊子葉落歸根了，現在，還有那麼多人記得她和她的作品！

我母親在國外生活很久。他是在一九四六年底帶我到英國和父親團聚的。我父親早在一九四二年即到英國掌管中英文化交流的事宜，一九七〇年客死倫敦，其間一直未有機會回祖國。到一九九〇年六月，他的骨灰才和母親同葬在他的家鄉無錫祖墳陵園中。

我母親是個多才多藝的人，她不光寫小說，還是畫家。記得朱光潛伯伯曾說過：她文章和她的國畫一樣的好。她在國外時，在許多國家都開過個人畫展，還在新加坡和加拿大教過中國文學。打一九六〇年以來，她多次回國觀光，探親訪友，對祖國是眷戀的。

作爲她的女兒，老實說，我對她並不太了解。她是一位文學和藝術修養頗深的人，卻不是一個普通的「相夫教子」的女人。我覺得她更該是一位提倡婦女解放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比較內向的人，她自己的事和思維很少和別人說，尤其我是她的孩子，當然許多事她更不會和我說了。她始終是一個高雅的人，興趣和行動都是高雅的，和她的文章以及「文人畫」一樣。

關於《古韻》，傅先生開始以爲是我母親的自傳。但我認爲這是一本自傳性的短篇小說集。我從來沒見過外祖父，好像我出生前他就已經不在了，對外祖母倒有一些模糊的記憶，好像她在史家胡同我母親故居住過。母親曾告訴過我，外祖父有五位夫人，外祖母是第三位。而在《古韻》裡，外祖父有六位夫人，外祖母卻是四夫人。此外，在《古韻》中，我母親是最小的孩子，但我確實知道，我母親還有一個十四妹，是

一母所生的胞妹，如今還健在，住在美國舊金山，是位退休醫生，和冰心阿姨同過學。從這兩點來看，這是一本自傳體小說，當然裡面提到的許多事可能是發生在她家的。

我一向覺得父親陳西滢才是最了解母親的人。他不止一次對我說：「你母親是個很有才華的女子。」可惜父親早就不在人世了，否則他該是寫這序的人。但我覺得，如我父母在九泉下有知，是會欣賞傅光明先生的譯本的。

一九九一年七月於英國

## 凌叔華最後的日子（代序）

◎ 舒乙

凌叔華於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在女婿英國漢學家秦乃瑞的陪同下由倫敦飛回北京，她是坐在輪椅上被人擡下飛機的，然後直接住進友人聯繫好的石景山醫院。在倫敦的時候，她跌傷了腰部，這次是專門來治腰傷的，來不及舉家遷居。石景山醫院的醫療設施雖並非最拔尖，但院方領導、醫生、護士都非常負責，護理堪稱一流，凌叔華很滿意，開玩笑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生病要生在石景山醫院。

凌叔華在病床上度過了她的九十歲誕辰。國內大部分文獻上說她是一九〇四年五月五日生，實際是庚子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生，今年整九〇。她的十四妹凌叔浩專程由美國趕來向她祝壽，她的獨生女陳小澄帶著小兒子也由英國艾丁堡趕來，這一天，還來了不少老朋友，一些文藝團體的負責人也前來獻花獻禮，還吸引來了不少新聞記者。凌叔華很高興，堅持要和每一個人握手；客人走的時候，頻頻說「再見」。她躺



在鮮花、壽禮、生日蛋糕圍簇的病床上，微笑著讓記者們為她拍了許多照片，她用中文、英文、日文講話，給護士們講了故事，還唱了日文歌，很愉快很興奮地度過了這個大喜之日。

生日剛過，壞消息傳來：凌叔華乳腺癌病復發，已轉移淋巴。四月底醫院發出預告，大概還能維持二十天。四月三十日那天，徵得陳小澄和醫院的同意，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人員探望了病重的凌先生，為她錄了音，照了相，還請她簽了名，大概，這都是最後一次。看上去，凌叔華氣色還好，只是精力衰竭，講不了許多話，處在一種極度虛弱狀態中。談話過程中醫生和護士常常帶著一種測試的心態插話，問她一些問題，好像在檢驗她的記憶力和清醒程度。譬如，她們問她：「記得老舍嗎？」她回答說：「老舍是舒舍予，舒是舒服的舒，舍就是舍，予是給東西的予……我記得他的作品……他不是早就過去了？他到過我們的家，對了，是史家胡同……他的朋友好多沒有了，楊振聲沒有了，丁玲也沒有了……」文學館的同志們帶了幾本館藏的凌叔華著作給她看，大多是些初版本，護士們趁機問她：「這是誰寫的呀？」她回答說：「自己寫的。」問她扉頁照片上是誰，她答：「是四十多年前的我，住在珞珈山，日